欽定全唐文

于益
左武衛將軍白公神道碑
于肅
內給事諫議大夫韋公神道碑
蘇師道
司空山記
李軫
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呂諲

蕡莢賦

霍山神傳

李揆

謝賜光宅坊宅表

請罷選羽林騎士備巡檢疏

恭懿太子哀册文

裴諝

諫不宜置司決庶獄疏

彭構雲
謝遣中使送鄉表
李震
雲麾將軍左龍武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

于益

益贈僕射休烈子天寶初進士爲翰林學士

左武衛將軍白公神道碑

淳維之地上戴斗極其氣勁悍其人驍雄間生將才恢我王畧其革去故俗鼎從新風建功惟忠戡難以武常衽戈革每襟邊陲胙土連華重代襲祉啟迪後嗣光昭前人可得而言也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允代居南部早入中原漢典論封特命弓高之秩周臣赴會爰書潞子

之班祖廣琛雲麾將軍左羽林大將軍心膂北軍爪牙中壘徼道以肅期門有嚴父崇禮忠武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職副緹騎名雄鶡冠警於誰何勤以夙夜公誕自朔漠習於干戈太公之符如已神授孫子之要動皆暗合心傾奉國膽畧禦邊鎮在疆場統其番部尋爲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恩附獷俗威除寇攘軍門罷扃虜騎遠遁開元中信安郡王禕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寇必能嘗險不避難馘黠虜之首縶林胡之俘仍援河湟大破戎醜數實過當議功居多一自捍邊三十餘

載終於左衛大將軍春秋六十夫積善疇慶嗣續不忘辛
氏繼封耿門多將求之於代公實有焉其子朔方先鋒使
同節度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詹事左武衛大將軍
上柱國南陽郡王元光勇乃絕倫忠而能力九伐之際常
爲戰鋒勞旋策勲議績當最封開八國秩亞三司皇上寵
乃茂功義崇追遠恩光照於幽穸厚澤降於重泉贈公太
子賓客夫人康氏爲越國太夫人喪事官供有加常等以
永泰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還窆於萬年縣鳳棲原禮也雙
旐同引千車會送更刊貞石式建豐碑同武庫之間樵蘇

永禁比祁連之象坵壠長存銘曰

地在元朔代生良將名重關西氣雄塞上繼秉金鉞遞居玉帳戰必爲鋒居常保障粤有令子時高茂勳援戈揮日杖劒決雲東平寇孽西掃祅氛志由忠立名以勇聞刻茲貞石以表孤墳

于肅

肅贈僕射休烈子與兄益相繼爲翰林學士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內給事諫議大夫韋公神道碑

衡嶽之峻極於天作鎮五嶺炎海之包括於地委輸百川以崇山之靈漲溟海之潤孕毓粹氣實生英才厥有韋府君則其人也自豕韋開國積德累業西漢丞相父子繼爲醇儒衣冠相襲傳慶不絶得其姓者見重於時可謂源深派長本大枝茂者矣公諱某京兆人也祖某不仕父楚皇任朝散大夫内給事中武德使判宮闈令事皆奕世載德繼美承家公幼有奇操形神爽邁器宇沈正識者異之髫齓之年參内侍省出入門閤情志專良開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列内官之秩懃愿愼密肅恭矜莊

洵美可觀碩大且儼事因績著官以課遷尋充市舶使至于廣府賝賮納貢寶貝委積上甚嘉之每宣諭諸道曾無寧歲數敭詔旨人皆悅服天寶初拜朝議郎判宮闈令知本局事至五年加朝散大夫內謁者監皇唐六葉道泰時康朝野歡娛禮物備具公以才藝敏悟頻操員職垂青組之榮綰銀艾之寵受宣詔命侍衛軒墀顧盼增輝時望歸美尋加朝議大夫拜內給事中判本官事眷遇愈深品秩優異上方垂衣致理端冕穆清或侍獵長楊扈遊閑館隨雕輦而稱警接瓊筵而獻壽排金戺登玉堂請奏密命承

傳天憲公之德形於外可得而言公之美暢於中不可得而知也懿夫近臣之職其來尚矣位著天象官分周制蓋以萬乘崇嚴九重深邃出納綸旨陪奉宸居宜有司存委任親重或導從輿輦或典司禁署凡百千數不可殫論若非理識端詳幹畧稱最者則不得揮翰內省分曹局司以公之才雅有令聞嗚呼蘭孫方茂秋風敗之以乾元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於私第春秋六十有六皇情軫悼僚執零涕悲夫公歷事兩朝效官三紀其奉上也敬其與人也忠其莅職也勤其立身也信雖伯子好善史游納忠方之

於公彼有懿色夫人宋氏德行溫厚姿容婉淑從夫之貴尋封廣平縣君以至德二年先公而逝乾元二年五月七日合祔於長安縣龍首原禮也嗣子中散大夫守內侍省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守宗次子內侍省內侍伯守堅次子內侍省宮教博士守幹皆克紹前修佩服嚴訓永慕蓼莪之痛長懷創鉅之悲揚名顯親頌德褒美昊天罔極孝莫大焉敬述徽猷書於樂石銘曰

英英韋公山岳粹氣植性敏達存誠忠懿應物之材剸鐘之利踐言履信依仁守義五登秩序三掌職司便蕃省闥

密勿軒墀進退容止周旋羽儀壯圖未展遷壑纏悲鳳城之側龍首之陽墳生宿草魂閟連岡逝川兮茫茫隴樹兮蒼蒼勒銘兮貞石千古兮傳芳

蘇師道

師道天寶十三載官潭州刺史

司空山記

司空山者梜梁任彥昇述異記云司空姓張名㔶字巴玉清河郡人也齊明帝時仕至司空及東昏侯嗣位政尚煩苛內不修禮制外不聽臣諫縱恣穢行害虐生民常令宮

人作散叛髻百姓爭學之又作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司空乃興歎曰正直不任而耽女色齊國亡矣遂具奏闕下掛冠東門請休詔不許乃曰君不任臣臣今老矣人生所貴者在乎適意耳詔乃許傾朝餞送司空於是攜家去闕思樂林泉聞有勝境雖遠千里未嘗不一訪尋蓋欲希長生以避世也自此遍歷名山俱無可樂處忽一日有叟至而告曰瀟湘之南有壽山山有朱陵洞可以樂隱何不適此司空欣從其說遂領家入山操舟沿流上而造焉仰瞻巒嶂俯視流泉浮屠舍宇環疊左右乃歎曰奉教元皇身

心清淨僻居一涯杜絶澆競安能與世營營乎據聞洞南
有麒麟山者漢代蘇隱眞人隱此得道眞人白日駕麟車
而冲天以是得名於是傾家南來登山四顧雲岫回合松
蘿蓊鬱泉源清泠乃遇神人曰上帝使吾語汝止此修眞
功行已滿十五日午時當沐浴俟命司空俯伏神人辭簡
爲謝乃乘雲而去十四日詰旦司空呼家僮侍妾語之曰
吾晨當受上帝命令仙壇在焉誰可止此爲主者内有侍
女盧瓊言願止此司空曰汝形貌貞烈可作仙壇主者遂
取衣一襲以遺之令徙居山前仍以手撫其背曰好住好

住司空來晨於是登壇自晨至午天花交下綵霧盤空忽有紫雲直下壇所見一金童身穿青衣頭綰髮髻捧玉冊一道仙衣一通司空俯伏謝恩受衣冊倏聞鈞天鏗爾鸞鶴翔鳴司空乃躡足登雲全家八十餘口白日沖天後至陳天嘉初有丹陽章馬二先生來此語人曰我二人乃司空弟子也同入此山精修道行至四年二月十四日功滿亦跨鶴執節昇仙矣唐天寶十三年師道始刺潭州下車桉治未期月適時有旱暵之災民不聊生死者相枕遂整騎適於六邑城邑有廩米富民多其蓄積悉發而賑貧民

自是民間始獲甦息至攸有司空山者乃梁朝張司空輕舉之地遂命車而造焉時有道士鍾仙芝從山下見迎遂與同遊乃詢靈跡得其實令左右以筆記之以聞於田曹顧公喜聞勝事命予爲記予不敢讓謹按其事而記曰湖南攸邑爲地最僻有司空山去縣四十五里當南嶽之東隅連雲陽之福地振瀟湘之勝境作郡邑之崇邱東西廣一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高二千六百丈下有溫水源故名溫泉山焉亦名紫麟山及司空隱此得道遂名司空山焉中有大觀一所昔唐天寶七年主上因搜郡國圖

籍以司空全家輕舉之異五月十三日勅下建造祠宇標額爲朱陽觀葢取南嶽朱陽洞當此山之南故也乃度道士焚修禁止樵採每遇歲旱居人祈禱無不昭應自是十方歸從紛若雲臻殿砌之前有古壇三級方廣數丈故老相傳云司空朝斗之壇也傍有杉松開四季不謝之花松皆偃葢每清秋景寂皓月當空居人過客靜夜之間迸迸猶聞步虛杵臼之聲自觀遠近司空遺跡尚可尋訪東南隅有秀峯十三聳翠卓立其峯有畫屏青牛大蓮花小蓮花紫葢瑞雲洞門紫麟遠吟隱眞迴龍白鶴名稱不一又

壇之西二里有眞武岡相傳云眞武常出現於此又名土地坰蓋廬瓊徙居止此爲土地主者故今鄉俗以眞武土地爲一堂而祭之凡所祈禱無不感應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觀一十里今殿宇有像壇井基圖宛然在焉宅左有光石山書院故基尚存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藥池池水冬溫夏凉異香襲人掬飲可以愈病又十里有菩提寺寺前有池方廣二十丈其水亦如藥池歲旱不涸傳云司空昔常於此水沐浴今謂之仙池又去三十五里有隱眞崖是司空煉藥時棲止之地故崖之左右平石之上有石臼

僅二尺許曰底微紅猶有藥氣傍有石池方廣一丈水清如鑒中有荷生芳華甚異每花開五色相間傳云司空種荷之池也於戲自司空發跡於茲奇蹟遺蹤異址不鮮若夫志學之士棲心之人尋訪於此往往亦有遇焉今道士鍾仙芝年過九十而顏貌益少領徒數十增修妙行持香火而皆清虛道服非天地儲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哉師道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十四年冬十月也

李軫

彰鄭王亮四世孫官歙州別駕

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夫崇孝悌者必竭力以事親厚忠貞者亦盡心以奉上故聖人廣而敎之以勸遐裔至若馬遷續太史之紀安國傳夫子之書潘氏家風謝公別傳内足以貽厥後昆外足以錫祉爾類小子不敏仰希前哲竊述類本用表流光君諱孟犨字公悅其先乃太上元元之系五代祖景皇帝始封於唐高祖諱亮至德初追册鄭王謚曰孝曾祖諱神通武德初以佐命元勲封淮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

射謚曰靖烈祖諱孝義武德初封安永郡王貞觀中改封
膠西郡公銀青光祿大夫司農卿上柱國冀貝等州刺史
烈考諱璥易州司馬朝散大夫上柱國襲膠西郡公至德
初追贈平陽太守皆斧藻至德琢磨令範仁經義緯敦教
易俗理化勳庸備詳史牒君純懿靈粹得之自天先府君
貶南州也以正直忤物爲邪醜正辛巳告終於官舍君未
弱冠號天踴地漿勺不入禮過成人寮吏賵贈一無所受
扶護艱險泣血萬里提攜幼稚盡室獲全以某月日遷塋
祔廟禮物無闕由是以純孝聞服闋調補梁州參軍轉右

衛錄事參軍相王府戶曹以清幹稱恩詔特加朝散大夫出笇郃陽猗氏三原德風洽聞香聲遠茂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荆榛下闢㬌鹵逋逃夜聚豺狼曉嘷公曰縠不足者地有遺利食不足者人有遺功長其荆棘孰若樹其禾稼聚其豺狼孰若利其貧窶乃尋斧於拱木疏鑿於涑川化草莽爲陂塘變磽确爲墳壤人民胥悅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人荷其德邑茂其功建頌立碑迄今斯在後中司撫循廉梭嘉公丕績薦爲鄧州司馬兼陸門堰稻田使君迺谿白水之口壅棼陽之

陂築埔雲屯疊石山積樹楗立則截流施扃制蓄洩之門
爲水府之權分血脈之經緯爲農夫之司命條流百道浸
潤七邑疆畦綺錯稼穡龍鱗田疇之歌何獨子產宗司舉
以郎署擢授禮部員外屬東封扈蹕轉虞部員外郎出牧
泗州清明簡肅治行第一而地接吳楚氣候卑濕因之痁
癘辭以疾歸開元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終於大梁旅館
享年五十有五權厝大行山至德初累贈宋鄭二州刺史
季子巽自衡鄂轉運使兼漢南租庸從事爰適上國分途
啟扈奔就吉辰以大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遷窆於京兆

萬年縣之畢原先夫人崔氏稱祔焉禮也今夫人清河人
也父諱惟明累遷海沂等州司馬兄鏡邈隱居大行累辟
不起弟國輔秀才擢第制舉登科歷補闕起居禮部員外
郎夫人沖和備體柔順居中出起仰茂先之箴閨門遵大
家之誡自府君捐世庶務親臨存孤撫稚有妨禪寂是以
通大乘頓悟門挹沆瀣餌花香而又現舉止之異者有二
凡於宴坐口吐舍利香骨項生如佛螺髻驚聞中外得未
曾有翼等以額珠外見意寶內明釋氏前言今為見世遂
感涕奉藏歸於故園起塔瞻奉莫之測也及天寶末隨子

權赴陝州司馬屬狂賊犯闕中原鼎沸權負板輿自宏農藍田值潼關失守朝野震驚扶老攜幼潛避山谷重壑固陰深林酷冷因之違豫至於彌留以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薨於終南山居享年七十有三有子六人長曰權故金州刺史次曰衡故洺州清漳尉次曰樞故檢校虞部員外兼侍御史次曰軫歙州別駕次曰房故渭南令季曰翼陝府長史兼侍御史丞陝府都防禦觀察陝虢等使惟軫與翼永號孤苦松楸斯拱銘碣未彰感奉遺範懼深失墜壑敬尊典故不勲以文其詞曰

於赫大祖蟬聯我王夢蘭異感翦葉殊祥擇賢建德立社封疆肇分枝族貽厥其昌淮安忠黨英靈倜儻率衆關西濟師江上膠西酷似文武不墜運屬休明化流撫字烈考謫官遭罹艱時酷吏深文天下共悲君之岐嶷生知敏識磨礱節行韜晦仁德鍾罰蠻貊膺填氣塞天之輔護日茂嘉聲參卿發跡語掾馳名宰邑佐都事明理貞爲郎起草後範規程出守泗濱明德惟馨繼疏躡陸修身知止福亮未極鏊舟旋徙猗那夫人性合天眞心遊志道跡棄喧塵嘉偶君子敬待如賓衣冠之族禮樂之門詞林翰苑金友

玉昆垂芳後葉流慶無垠令聞不朽貞石斯存

呂諲

諲蒲州河東人天寶初進士累歷虞部員外郎侍御史肅宗即位於靈武諲馳赴行在拜御史中丞從幸鳳翔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黄門侍郎上元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東平男坐昵中官馬上言貶太子賓客拜江陵府尹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肅

蓂莢賦 以呈瑞聖朝為韻

聖人法天兮無物不成皇天輔聖兮有貺必呈蓂莢之嘉
瑞爰乃應乎休禎稟神靈以擢質因堯階而得名抽莖尊
尊布葉英英二八而落三五而盈陰德自然仰蟾蜍而知
晦太陽常近與葵藿而同傾爾乃丕體其祥博考其義所
以厚上天之德所以表皇王之瑞其國亂也則植之猶難
其國理也則生之孔易惟我后之欽若亦合符而受賜承
縈金殿旁霑三露之滋每奉玉階上蔭五雲之施豈無萱
草以悅其性豈無靈芝以彰其感芝擢其秀既以紛綸於
策書萱樹於堂曷能彌縫於明聖未若蓂莢生於皇朝與

夫髦士來應弓招受成於天諒多聞於國瑞託其得地且有異於山苗竊預談於皇道庶有望於遷喬

霍山神傳

霍山神者黃帝之中子也生於天靈之紀著雍赤奮若之歲封冀總領海內名山錫璜黃裳以象其德青帝赤帝之子元司白司之神咸稟承焉堯時洪水爲災遣黃熊入洪波導禹故禹承舜命乘四載先登太岳霍山禱之於是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妃厥藐姑輔厥五老帶以黃河礪以太行中條五臺衙官僕從也當殷之

衰蜚廉助紂爲虐神賜之死亦給石棺周季晉獻公六年伐霍霍公求奔神令復之而賜晉穰及晉襄趙簡子秉國政神使從者致帝命又使使遺襄子竹書曰趙毋卹余霍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將賜女林胡之地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至雍稱武靈王焉嗣是而秦而漢歷魏六朝變化靈應以對上帝以答天下隋氏之末民罹塗炭聖唐啟運高祖執義旗救寰宇神靈幽贊引翼

王師爰定大業於關中嗚呼太岳之山神符帝謂望氣者徒知鬱鬱葱葱含芳吐秀羅植萬物以美珠玉夫亦知神之所以爲神乎予故爲傳以神之而初非故神其說也

李揆

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開元末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擢拜右拾遺遷考功郎中知制誥扈從劒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萊州長史入爲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興元元年還至鳳州卒年七十四贈司空諡

曰恭

謝賜光宅坊宅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聖旨知臣無宅以光宅坊去內最近賜臣宅一區寵渥特臨喜懼交集臣某中謝臣自惟固陋謬忝恩私陛下收其瑣材擢以密職司言北闕已揮翰於紫垣秩禮南宮復影纓於丹地故得迴翔三省出入九重此皆稟自宸衷不因人譽毛髮之內曾未報於生成雨露之恩猥有加於疵賤頃以寓居失火事忽聞天闕字慈親垂恤問環堵之業雖有愧於曾經賜宅之仁遂承榮於

漢詔況王人敞戶大厦當衢顧螻蟻而知懃迎鷰雀而相賀古制宮闕近地公卿不居惟信臣密戚時聞詔賜所謂北闕甲第者蓋由遠近差之今宅在廟圖地近丹禁朝天不遠於咫尺捧日如奮於雲霄仰惟明主之恩實私微臣之幸銜恩撫巳尤懷戰踢誓當竭心盡節鏤骨刻肌豈捉足而獲安誓捐軀以爲報

請罷選羽林騎士備巡檢疏

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

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

恭懿太子哀册文

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帝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鎮節度觀察大使興王佋薨於中京之中邸殯於寢之西階粤八月丁亥册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有一月庚寅詔葬於長安之高陽原禮也鸞隊開封龍輴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儼塗芻而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閟景惆瓊萼而罹霜瞻蜃綍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謚惟古褒崇有式爰詔史臣恭宣懿德其詞曰

維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景運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
疏驅克開聖允實曰賢王驪源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
蘊藝含章秀發孩笑惠彰髫齒蹈禮知方尊賢叶旨對日
流辯占風繼美魯衛後塵閒平絶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
爰從繈褓載歷險艱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
違顏禮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壤登壇受帥璇軾金箱
文經武緯樂善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溫文內深閱書
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絶古超今
虵豕猶梗寰區未泰滌慮祈眞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從

寔慧庶福邦家俾清兇穢霜露嬰疾聰明害神沈痾始遘彌曠盈旬正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仗靈儀杳而上賓徽音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卽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在兮孝有思痛君親之永隔託夢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壼而纏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令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翳日揚薤挽之哀悽盼松埏之蕭瑟罷烏服以禮竣掩黃腸而思窈望馳

道而長辭赴幽途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宸愛所鍾殁追上嗣兮朝典斯崇昇玉笙於洞府閟銀棨於泉宮金石誰固兮人生有終簡册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詞以篆美庶永代而承風嗚呼哀哉

裴諝

諝字士明禮部尚書寬子擢明經累擢京兆倉曹參軍襄鄧營田判官史思明叛僞授御史中丞陰疏賊虛實於朝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代宗朝歷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諫不宜置司決庶獄疏

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悉若然者安用吏理乎

彭構雲

構雲宜春人天寶中爲刺史李璟所薦元宗欲官之固辭歸里上元元年卒

謝遣中使送鄉表

臣聞大德曰生非慈無以宏其用含容曰道非聖無以闡其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

以慈子育以道君臨蠻夷宅心禎祥應化巍巍蕩蕩豈容
臣言而夢寐賢才搜訪巖谷臣濫聞天聽近赴闕庭處臣
以羽客眞居飽臣以僊廚玉食勸臣以入仕慰臣以遠來
臣固辭無能乞歸養疾賜臣以束帛榮臣以副衣而更憫
其疲羸送以專使非大慈何以安茲懦耎非至道何以被
斯稊稗光寵之極於臣實超以今月二日到郡延望城闕
犬馬之戀長深感戴衣綠閭里之歡交集徒知手舞足蹈
無忘晨昏實懇滴露微塵尤增戀結謹因中使房嘉進送
臣回附表陳謝以聞

李震

震河東人天寶閒進士

雲麾將軍左龍武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猗夫乘閒氣孕淳精扇風雲盪河岳體五行之秀應三才之靈者緊我劉公而是焉公諱感彭城人也曾祖諱眘隱德不仕耽逸邱園祖諱晃父因子貴克大吾門皇朝贈南陜郡司馬公清德難尚至理可師屬我皇撥亂之開元也公提劒以從杖戈而先附鳳高翔攀龍潛躍遂使羣兇泥首萬方革面解褐授翊衛副尉行興州大桃戍主遷右衛

寧州彭池府左果毅靈鑒洞照應變知微命偶聖君職參都尉又改昭武校尉行左衛陝州曹陽府折衝轉左領軍衛同州襄城府折衝參謀帷幄之中制勝樽俎之右無何拜寧遠將軍左武衛翊府右郎將賜紫金魚袋旋授定遠將軍行右龍武軍翊府右郎將又遷明威將軍右龍武翊府中郎將公位階鴻漸宦達虎賁騰凌建信之名標準公幹之氣轉雲麾將軍左龍武將軍上柱國進封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皇帝乃命圖形麟閣賜印雲臺公侯伯子之榮封河山茅土貝冑朱緩之貴列長戟高門忽輿逝

水之悲終銜過隙之歎以天寶十二載二月廿一日薨於永興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一以其年十月卅日葬於咸寧縣黃臺鄉之原禮也嗚呼地埋勇骨天落將星蕭瑟松門悽凉薤挽嗣子秀等哀哀血淚欒欒棘心願頌惟家之風以篆他山之石銘曰

三秦岡九泉窟鶴報地兮潛恍惚森拱木閒荒墳人瘞玉兮碎氛氲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目錄

魏璀
擣練賦
謝良輔
秋霧賦
洪鐘賦
豹舃賦
李暐
拒賊盟詞

柳芳
對三命判
食貨論
姓系論
柳并
意林序
代汾陽王祭貞懿皇后文
嚴郢
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數疏

第二疏
駮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謚議
駮論自徒已下罪人並徙邊州議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銘并序
劉秩
貨泉議
選舉論
考課論
李峴

請宥陷賊官寮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魏璀

璀天寶間進士

擣練賦

細腰杵兮木一枝女郎砧兮石五彩聞後響而已續聽前聲而猶在夜如何其秋未半於是拽魯縞攘皓腕始於搖揚終於淩亂四振五振驚飛雁之兩行六舉七舉過彩雲而一斷隱高閣而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有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遙於涼景暢容

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素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擘長虹而乍開凌倒景而將越是時也餘響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兼乎秋屬南昌舊福東魯前邱昇黃綬之堂論文謝賈入素王之廟捧瑟齊由願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

謝良輔

良輔天寶十一年進士德宗時官商州刺史

秋霧賦 以輕散長空寒飛迴野爲韻

有物混成陰陽之精騰而爲質晦而爲名遊塵未足方其細纖縠不能揣其輕度水凌亂從風半散表銀山之美素色增鮮沐元豹之姿奇文獨煥若乃暑退朱方時惟白藏空濛大澤鬱郁崇岡始經夫少昊之野終遍於無何之鄉含草木而功大混山川而氣長浮我極浦靄我層穹如雨如霰自西自東倏而來比君子之道廣忽而逝侔至人之性空奚水土之同致俾陰陽之異觀秋何霧而不起霧何秋而不寒至德發祥雜非烟於北極皇居瑞聖伴佳氣於

謝良輔

南端及夫丙火方馳騰蛇欲飛三辰被汩五星霏微道不虛行來集黃公之咒神其有感去解白登之圍則知因時舒卷與物動靜資於坱圠變態俄頃興非塞望雄鳴之路不迷冒且有聞彥輔之天自迥露遊兮月之下霞斂兮風之假俟一揚於飛塵同秋空於迥野

洪鐘賦

昔者皇帝度六律和五音率伶倫之士總鈞石之金將合樂以教令俾洪鐘以平心當其形器作坯工進太房既列風橐伊震奉明謀以立象窕槬不懘出良冶而成聲函圜

得儻空以受氣動以發生尚羽大擊逢霜小鳴穢浮爲之疏曠沈伏由其震驚如戢韻以待扣每登懸而惡盈若乃長鯨似小猛簴爲猶崇巒蚴糾練響潛越九乳形矣信垂範於九州兩欒存焉更分儀於日月虛而不屈應而無窮廣樂之器爲音之雄欲其能鳴幸春容以大扣冀乎聞外必鍧厲之有中不誇乎窮髮之墟實美乎亭臺之宮儻擊考之無厭敢昭宣於國風

豹爲賦 以兩遍用四聲爲韻

惟茲爲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君子其用

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舍章可久棲山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鋌走豈知獻狀於獠者之身入用於屨人之手敏手旣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爲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而今也爲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舄無斁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翼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爲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

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於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階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俟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恥滑稽以交錯幸參鵷鸞之行無雜犬羊之鞹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作

李暐

暐開元時官殿中侍御史天寶中遷吏部郎中出爲景城司馬瀛州長史

拒賊盟詞

大唐天寶某載月日瀛州長史李暐河間司法李奐攝東光縣尉穆寧鹽山尉賈載等盟曰逆賊安祿山棄恩負德敢於稱兵天綱安肆逆亂煽范陽幽薊之衆驅胡奚犬羊之羣違叛朝廷恣逞凶禍瀛州近與賊接在腹脹閒賊意欲取之以絕牽掣僞署守長岸然直來思據城郭盜其府庫用其民人有其土地以豐賊資暐等身爲唐臣義爲唐守安有從逆賊而背天子污僞命以辱名教所遣僞景城守劉道元已縛斬之凡我諸僚逮佐吏等咸共同心爲國

堅守移檄遠近上告方伯苟可滅賊須躬不辭有渝此盟神殛毋貰

柳芳

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上元中坐事徙黔中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終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孝自天經禮爲人紀事有動於神理迹無昧於生成乙則大夫位登右職庶極四時之享以符三命之貴飲食讌樂特牲備舉珪璧嚴奠少牢是加用誠信以敷心資豐潔而致薦是實其訓何糾其違徵之於前固不可罰

食貨論

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元宗以

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巳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巳百姓富饒稅之而巳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葢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庸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葢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關諸

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旣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葺堅及崇禮愼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徧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棄人買害豈天道與夫先王牧人之

制旣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秉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奮其長揹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胷臆呼吸指顧車舟沸渭於萬里之外矣狙詐旣騁拱袂而取公卿竊富國安人以爲名紆青拖紫以爲實名實不其爽歟且君以安人爲憂而融輩擾之矣人以豐財爲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爲功無讓

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葅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元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説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姓系論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邱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

氏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地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

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冑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則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偽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

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

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

官宦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

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

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譜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宏劉湛好其書宏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

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柳并

并字伯存大歷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

子書起於鬻熊六韜盛於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載之功擴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爲天下式故絶於稱言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闕三字）名亞孔聖至矣（闕三字）管晏文（闕十二字）可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覓頗難梁朝庾仲容鈔成三帙汰其沙石簸其粃糠而猶蘭蓀雜於蕭艾璠璵隱於璞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庾仲容之鈔畧存爲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畧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林李文博攟摭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畧論五卷天后朝宰臣

朱巽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畧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途水留滯廬陵扶風爲余語其本尚且曰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懿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叟河東柳伯存重述

代汾陽王祭貞懿皇后文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

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嚴郢

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第進士補太常協律郎代宗初為

監察御史累拜河南尹大歷末進拜京兆尹罷為大理卿遷御史大夫出為費州刺史

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數疏

棻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明之上秦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內園丁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

集事計一丁歲當錢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計所慨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收獲幾何臣計所得不補所費況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遲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繼甸而無益軍儲天寶已前屯田事殊臣至愚不敢不熟計惟當審察

第二疏

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廣臣前已揭名聞奏訖其五城軍

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卽關輔免於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闢田比之浚渠十倍之利也

駮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謚議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棘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尚書韋公陟入登左職皆公之由令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莅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令相國中

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荊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𪗶𪗶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

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駁論自徒已下罪人並徙邊州議

臣伏以徙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惡重罪造僞刻印並主典僞印及強盜光火等若一切免死徙邊即於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鬬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絶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令一切徙邊與十惡造

偽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縣雜愆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實多其徒巳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例州縣量事處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從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天下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又邊州及近邊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之伏請下删定使詳覆然後施行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銘 并序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元宗燭

知至道特見高仰訖肅宗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元
言德祥開右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
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
錫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
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
智三藏和尚荼毗之時復遣中謁者齋祝文祖祭申如在
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
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萬法要
指緇門獨立邈盪盪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

升壇之軌迹卽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以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搉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牠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

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於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紀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渺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

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眞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刻石爲偈傳之大都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建

劉秩

秩字祚卿贈工部尚書子元子開元末由憲部員外郎除

隴西司馬至德初遷給事中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

貨泉議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

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

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

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銅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

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選舉論

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

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系嚴熊羅𥚃等經營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

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頴之士不游於學游於學者卒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

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抄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愼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旣

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莅職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令萬騎軍功是也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

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畧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

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

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效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揀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

考課論

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

李峴

峴吳王恪孫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尹至德初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蜀州刺史代宗即位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出爲衢州刺史永泰二年卒年五十八

請宥陷賊官寮奏

夫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概處死恐非陛下含宏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狂寇凌據二京全

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勳舊子孫責之以死恐乖仁恕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誰人更肯歸順困獸猶鬥況數萬人乎崔器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